

叶夫根尼·奥涅金

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叶夫根尼·奥涅金/ (俄罗斯) 普希金著; 刘宗次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ISBN 7-224-06005-4

I. 叶... II. ①普... ②刘... III. 诗体小说
—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4865 号

叶夫根尼·奥涅金

〔俄〕普希金 著

刘宗次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华正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242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24-06005-4/I·1101

定价: 8.00 元

· 总 序 ·

从上高小时，我就有读长篇小说的嗜好。长篇小说结构宏大，情节曲折，绘声绘影，引人入胜。一本书常常读得废寝忘食，不读完不肯放手，眼睛读成了高度近视，我却无怨无悔。开始主要是读中国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红楼梦》之类，稍后便接触到世界名著。当时几乎是不加选择，凡是能借到手的，便尽兴去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大约到高中时，我便读完了《茶花女》、《古丽雅的道路》、《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名利场》等。尤其是泰戈尔的《沉船》，给我留下了永志难忘的印象，男女主人公那传奇般的经历、细腻的感情世界以及作品诗一样的意境，打动着好奇心。我读着读着，忘记了烦恼，忘记了家人，忘记了学校，好像进入了一处无边无际的宝地。

考入外语学院后，更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在高大的书架中徘徊，我在无涯的书海中遨游。从此，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记得“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新华书店里重又出现了《十字军骑士》、《基督山恩仇记》、《十日谈》时，我一古脑儿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把它们买回，珍藏起来，真是比得了宝还高兴。尤其没有想到的是，年届不惑之时，竟然投身出版业，干起出书这行当，可谓“歪打正着”吧！

而今已年过半百，从事出版工作也有了十几个年头，虽然不像作家那样著作等身，但自己偶尔舞文弄墨，年深日久，竟然也出版了十多部书，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闲时回味起来，才觉得自己从名著中受益匪浅，既增长了知识，也学会了主要的写作方法，它们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对自己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思如泉涌，下笔如有神助。正因为有着如此刻骨铭心的切身感受，才想在序里把自己得益于中外名著的心得告诉大家，以便更多的人受惠。

文学是一面镜子，它所反映的是人类全部社会生活，而文学大师所提供的经典作品，则反映的是浓缩了的社会，描写的是典型化了的典型人物，是人生的百科全书。每个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和喜欢文艺作品的初学者都可以从中汲取营养和得到借鉴。例如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创作的大型丛书《人间喜剧》，就是试图反映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原计划写一百四十三部小说，后来实际完成了九十六部。他自己把这部关于社会风情的大型丛书分为六个场景，每个场景中都有精湛的代表作。如个人生活场景中的《夏倍上校》、外省生活场景中的《欧也妮·葛朗台》、巴黎生活场景中的《高老头》、乡村生活场景中的《乡下医生》、政治生活场景中的《舒安党人》等。

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那辛辣的笔触、无声的幽默、出神入化的讽刺、炉火纯青的语言，总是给人以思想的启迪，观念的升华、文化的熏陶、情操的陶冶、知识的更新、历史的沉思。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完美的艺术享受。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时说道，他是一个“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大得多的一个现实主义大师”，他的《人间喜剧》，“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

文学反映社会，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不限于巴尔扎克的作品。比如俄国文学大师托尔斯泰写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全书共写了五百五十九个人物，时间跨度长达十五年（1805—1820），它不正是一幅波澜壮阔的俄法战争的历史画卷吗？作家以如椽之笔，再现了那个时代的伟人和那场令人痛恨的战争。它既是小说，又是历史，如写保罗吉诺会战，就像作者身临其境一般。类似这种题材的名著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不少当代读者，不是从历史，而是从小说中了解过去的时代、过去的社会，以及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这也是小说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学是一座宝库，世界名著则是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遗产，继承这些遗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促进我国古老文明在新形势下革故鼎新，使其更具朝气，更有活力，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列宁说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和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

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在我国继续深入进行改革开放的今天，在我们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形势下，我们更有必要广泛吸取外国文学中有益的东西，才能发展和丰富我们社会主义的新文学。下面，我想就自己见闻所及，粗略地介绍一些世界优秀文学作品，有些则只提及书名，就算是我向大家推荐的一份书单吧！

说起世界优秀文学，就不能不提到享誉世界的欧洲最古老的文学——古希腊文学。其主要作品是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古希腊神话《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史诗都是以发生在公元前十二世纪的特洛亚战争为历史背景的，史诗描写希腊人用了三十年的工夫，竭尽全民族的力量，才用木马计攻下了特洛亚。在史诗中，希腊神话中的天神、爱神、海神、战神、日月之神、智慧之神都已出现。这些人格化了的神和神化了的人是时代的产物，并予后世以巨大的影响。在当今社会上，在各国交往中，如果连希腊诸神都一无所知的话，是会显得愚不可及的。文学起源于神话，这大概是被中外各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

希腊神话中令人难忘的伟大英雄是普罗米修斯，他用泥土和河水创造了人类，又用茴香管把天火盗至人间，使人间出现了光明。他被天神宙斯用链子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每天让贪婪的鹰啄食他的肝脏，但他永不屈服，永不低头，永不后悔。马克思曾说过：“普罗米修斯是哲学史上最高贵的圣者和殉教者。”大文豪高尔基评价说：“普罗米修斯是人类世界中最被爱好的不朽形象之一。”这样不朽的艺术形象多少年来一直在欧洲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稍微懂得点文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他的英名。

再如欧洲中世纪文学中的一朵奇葩——但丁的《神曲》，它是中世纪各种学术发展的综合产物，又是近代文化的序曲。它一面攻击教会的腐化堕落和残酷剥削，另一面鼓吹人们苦苦修炼，争取到达天国乐园。作为作家，但丁具有两重性，但他爱国家、爱民族，以及对天主教的痛斥和对社会上形形色色不道德行为的批判，都体现了人民性。伟大导师恩格斯说过：“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神

曲》吹响了宗教改革的前奏曲，同时又反映出近代思想的萌芽，它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先导，对文艺复兴运动起了重大的影响。

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十四至十六世纪一个伟大的改革运动。恩格斯曾说：“这是一个需要和产生思考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说到文艺复兴，人们便想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油画，其实，不仅在绘画，在文学方面也出现了不少巨人和巨著，其中，首推意大利作家卜伽丘的《十日谈》，这部反封建、反教会、反僧侣的旷世奇书，如一把匕首，刺向那反动封建的社会，似一道闪电，划破了黑暗的夜空，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其他如法国拉伯雷的《巨人传》、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更有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著名剧作《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奥赛罗》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以反封建、反宗教的人道主义为旗帜，为资产阶级革命风暴的来临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有相当的进步意义。

4

值得一提的还有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这是一个矛头指向封建贵族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是文艺复兴时期反封建、反教会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并且更为彻底。它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把文艺复兴时期宣扬的人道主义提高到政治性原则的高度。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出现了不少有名的佳作，如英国但尼尔·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被誉为“第一本真正称得起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至今仍得到全世界青少年的喜爱。此外，英国小说家撒木尔·理查生的两部长篇《巴美娜》和《克拉丽莎·哈娄》，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法国孟德斯鸠的书信体小说《波斯人信札》，伏尔泰的哲学小说《小大人》，德尼·狄德罗的《修女》、《拉摩的侄儿》，法国启蒙运动领袖让·雅克·卢梭的《爱弥儿》、《新爱洛依丝》，以及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等，都有相当的知名度。这些小说和后世长篇小说相比虽稍嫌稚嫩，哲学或议论味道较浓，但毕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世界长篇小说的发展史中，占有一定的位置。

十九世纪是各国长篇小说创作空前繁荣和百花齐放的时期，尤其是欧洲诸国与俄国更为突出，举世公认的不少名著均产生在这一时期。如法国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福楼拜的《包法利

夫人》，司丹达尔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英国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勃朗特姊妹的《简爱》和《呼啸山庄》；俄国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果戈理的《死魂灵》，屠格涅夫的《罗亭》、《贵族之家》，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等，真是色彩纷呈，诸家并出，各种流派的作品美不胜收。美国毕采·师陀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一名《黑奴吁天录》），深刻揭露了灭绝人性的种族歧视，描写了黑奴们那暗无天日的生活，鞭挞了农场主惨无人道的野蛮罪行，在当时反响强烈，对废奴运动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美国文学起步虽晚，但一开始就向现实主义过渡，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长篇小说的创作也更加成熟，更具有活力，出现了不少史诗般的作品。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法国莫泊桑的《俊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英国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约翰·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白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战争与和平》，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高尔基的《母亲》，美国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以及德莱塞的三部曲《金融家》、《巨人》、《斯坦噶》和《天才》等。

书海茫茫，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尤其是近现代的一些世界名著。如《老人与海》、《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飘》等，已是广大读者耳熟能详的了。在劝大家读世界名著的时候，我也不赞成大家再像我当时那样不加分析、随心所欲地去乱读一气，而是要有一定目的，有一定的选择。尤其是欧美文学，它诞生在资本主义的国度，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的烙印，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充斥书中，我们必然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条分缕析，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看待书中的人和事，要抛弃资产阶级的糟粕，以便保留各国民族文化中的珍品，切不可囫圇吞枣，全盘接受，这是我们在读外国世界名著时应该遵循的方针。

我社在出版这套世界名著时，精心地做了选择，一是尽量照顾到世界各国，以保证其广泛性；二是非精品不选，不搞滥竽充数，坚持

质量第一。在译本的选择上，择善而从，一律用原版文字翻成汉语，不搞从其他语种转译，以便尽量接近原貌。译文均以现代白话文为准，译者均是国内各方面的名家。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这套书是为青年人编选的。我多么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踏进这崇高的文学殿堂，去领略名著的魅力，去丰富自身的阅历，去积累宝贵的经验，去创造明日的辉煌。未来是属于青年人的，我相信这套世界名著译丛一定会帮助更多的青年人成才，新的文学巨匠会在他们之中产生，让这套丛书托起更多明天的希望，去造就祖国的栋梁。

如果读者对选目和译文的质量能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我们将不断地改正缺点和不足，使这套丛书臻于完善。

周鹏飞

一九九六年七月三日于西安·道遥斋

· 译 序 ·

《叶夫根尼·奥涅金》（以下简称《奥涅金》）是俄国作家普希金（1799—1837）最重要的作品。普希金作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和俄罗斯文学语言缔造者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部作品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没有《奥涅金》，普希金就不成其为普希金。

小说的主人公奥涅金以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人”形象而闻名。“多余”的东西一般说来属可有可无，没多大用处。作为“多余人”一族的族长，奥涅金还有一批各具特色的弟弟或侄子，如“坏事做绝”的皮巧林、“言语的巨人，行动的侏儒”的罗亭、以躺卧为常态，连做梦都在做梦的奥勃洛摩夫。总之，“多余人”给人印象都不见佳，几乎就是“无所事事”、“懒惰寄生”、“优柔寡断”的同义词。在中国“批修反修”年代里的大学课堂上，一提到“多余人”总是要大加讨伐的。

其实，“多余人”一词在俄国文学界传开来是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多余人的日记》（1850）发表之后。这时候贵族阶级在俄国社会统领风骚的局面已快结束，奥涅金如果还活着，也已五十出头了（小说结束于1825年春天，这时奥涅金二十六岁）。普希金生前和死后相当长时间内，俄国文坛没有人用过“多余人”一词来说奥涅金。著名的大批评家别林斯基写了一大本书论普希金，其中有两章专评《奥涅金》，也没把奥涅金称做“多余人”。

不过，最早把“多余的”这个形容词用之于奥涅金还是普希金自己。他曾在第八章的手稿中写奥涅金在彼得堡上流社会的晚会上“站在那里像件多余之物”，其用意是形容奥涅金在上流社会里形影孤单，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大概是为了更明确地表示自己对奥涅金的同情吧，他在最后定稿中改成了这样的文字：“但是在这群出类拔萃之辈

中间，/谁站在那里神情黯然，默默无言？/一张张面孔在他眼前闪过，/他觉得如一系列鬼魅讨厌可恶。/所有人也视他如陌生的路人。”

第一个公开称奥涅金为“多余的人”的是流亡在国外的革命家赫尔岑，他在《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1851)一文中说奥涅金“……在他所处的那个环境中是个多余的人……”应当注意的是：所谓“多余”是针对“他所处的那个环境”，即贵族社会而言，这句话指出奥涅金与贵族社会不能相容，与其说是批评奥涅金，不如说是谴责贵族社会。

奥涅金成为贵族社会中的“多余人”经历了一个过程。最初他在上流社会处处春风得意，与之水乳交融，“……上流社会认定，/他聪明伶俐，可爱可亲。”但他逐渐厌倦纸醉金迷的物质享受，也看透贵族社会中人情（友谊、爱情、家庭关系）的虚伪。他想换一种生活填补自己的空虚而不可得，于是苦闷烦恼，得了“忧郁症”。这时他和普希金结识并成为好友，这友谊就是建立在对贵族社会不满的基础上。曾几何时，奥涅金“……突如其来的妙语连珠，/令名媛淑女们忍俊不住”，但这时他愤世嫉俗，戏怒参半的言谈令普希金（《自由颂》和《乡村》的作者）都有些惶惑不安了。普希金没有言明奥涅金激烈的言谈有什么社会、政治内容，恐怕更多是出于对审查制度的顾忌，写第一章时他已经有“罪”在身，流放南方了。

奥涅金到乡下后，“用比较宽松的地租制/代替了古老徭役制的桎梏，/于是奴隶们感谢老天赐福”，并因此被其他乡间地主视为“最危险的怪人”。有人因普希金写他这样做，“当然只不过是打发时间”，认为奥涅金并不真是对农奴命运有所同情。“打发时间”的办法很多，为什么偏偏要用这种方式，总有思想上的原因。普希金这样写是故意保持一种轻松戏谑的语调，他在第十章手稿中写到十二月党人秘密活动时，同样也用这种笔调（“起初这些密谋的讨论/是在喝拉菲特和克利科酒时进行，/……/这一切都只是因为无聊心烦，/是年轻人的头脑无事想入非非……”）。

奥涅金和连斯基的友谊，他们个性上的差异，他们的决斗和奥涅金打死朋友之后的自责以及他的流浪生涯更进一步丰富了奥涅金的形象，揭示了他的矛盾：他既不满贵族社会，又摆脱不了它加于他的精

神枷锁，并为此苦恼、焦灼不安。

俄国贵族青年当时一般有这样三条道路：一是到政府做官，二是入军界，三是经营产业当地主。奥涅金没有选择其中任何一条。他“没有目标，没有劳绩，/活到二十六岁的年纪，/在无所事事中把时日捱度，/没有妻子，没有事业，没有职位，/无论从事点什么都不会”。他四处流浪重返彼得堡时在各种场合都显得落落寡欢，与周围的气氛极不协调，如同多余之物。普希金满含讥讽地指出，在这个社会只有那些“三十岁时结一门合算的亲事，/……五十岁时统统还掉/一切私人和其他种种债务，/……/把名誉、金钱和官爵依次搞到”的人才能“有福”。

奥涅金的形象有深刻的历史蕴涵。十九世纪初的俄国与西欧不同，没有形成一个力量强大的第三等级，反对专制制度，争取自由的旗帜是由人数较少的贵族阶级中的优秀分子高举的。他们在组织秘密团体、准备武装起义之前，往往也经历过对现有生活方式、社会秩序怀疑、失望进而苦闷不安的阶段，奥涅金正是站在这个过程的起点上。贵族阶级内部分离出一部分对这一阶级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采取怀疑、否定态度而另有所求的“多余的人”，于这些人本身而言是一大进步；于俄国社会而言，则是其历史链条上一个不可或缺的一环。十二月党人以武装起义向专制制度堡垒发起第一次进攻，普希金则以第一个“多余人”形象透露了专制农奴制危机的历史信息。一个人物形象反映了一个时代，这正是普希金的天才所在。

一段时期以来，有种说法甚为流行：谈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都只是所谓的“外部研究”，而真正的“文学性”只存在于“叙述方式”、“话语结构”、“诗学手段”……之中。就普希金和他的《奥涅金》而言，抛开其与时代的关系，无异于抽掉了灵魂。

小说的女主人公达吉扬娜虽然也出身贵族阶级，但成长在与奥涅金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奥涅金自幼由法国家庭教师调教，达吉扬娜则从儿时起与农奴身份的奶娘为伴。奥涅金在彼得堡过着“变清晨为午夜”的日子，达吉扬娜却总在拂晓之前起身迎接朝霞，在大自然怀抱里成长。奥涅金很早就学会玩弄感情，逢场作戏，达吉扬娜小时候甚至在父母面前都不会撒娇。在这种对比中，我们既能看到浪漫主义文

学中“文明之子”与“自然之女”之间的爱情框架的影子，也能感受到普希金心中的某种“大自然情结”。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据此要把普希金划为他的“斯拉夫派”同道，如果不是偏见，至少是一种“误读”。普希金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创作中从不拒绝“城市文明”和“欧洲文明”，他的创作更是从自古希腊、罗马至莎士比亚、拜伦、司各特的西欧文学中广泛汲取了营养，他本人从不讳言这一点。以达吉扬娜而论，她一方面受到民间故事中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强烈感染；另一方面，“她很早就迷上了小说，/它们取代了她的一切；/无论是理查逊，还是卢梭……”达吉扬娜读这些小说时如痴如醉、如饥似渴的感受颇让人想起《红楼梦》中林黛玉把《西厢记》读得满口余香，不忍释手的情景。

达吉扬娜和奥涅金还有一个共同点：奥涅金得了“忧郁症”，达吉扬娜则“在亲生父母的家中，/却一点不像自家的娇宠”，——两人都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感到孤独寂寞。正因为如此，达吉扬娜一眼看出奥涅金的不同凡俗。于是，在西欧感伤主义小说影响下产生的对爱情幸福的憧憬与追求和在民间故事熏陶下形成的质朴、纯真、热烈的性格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强烈的“催化剂”，促使她置一切虚伪的礼教和利害的盘算于不顾，向奥涅金写出了一封一个女人一生中只能写一次的情书。

造访奥涅金旧居，在他书房中的长久停留，对达吉扬娜的精神成长无疑有巨大的作用。拜伦和其他西欧作家作品中对当代生活的强烈批判精神无异于给即将进入彼得堡上流社会的达吉扬娜注射一针强力“免疫剂”。少女时代的纯真、热烈和勇敢，成熟后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和严肃的生活态度，身为贵妇人而能出污泥不染，始终心系朴真，女性的自尊与骄傲——这一切使达吉扬娜成为俄罗斯文学中最富有诗意魅力的女性形象之一。

奥涅金与达吉扬娜重逢时对她的变化感到震惊。在达吉扬娜熙熙攘攘的客厅中，大概只有他一人知道少女丹妮娅和贵妇人达吉扬娜的区别和内在联系，并从中感受到她的心智潜质和精神魅力，于是他心中燃起一生中从未有过的狂热爱情。达吉扬娜（和后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责备他的苦苦追求是出自虚荣，这未免冤枉了他。奥涅金致达

吉扬娜的信，就感情的真挚、热烈而言，毫不逊色于达吉扬娜致奥涅金的信。苏联大诗人马雅柯夫斯基曾称奥涅金信中“我知道：我已来日苦少，/但为了延长我的生命，/我早晨务必要确切知道，/在白天肯定能见到您”这几句是爱情诗中的千古绝唱。这两封信的确是那么相似，又那么不同！一封出自纯情少女，热烈中含有羞怯；一封出自几经沧海的浪子，热烈中透出忏悔与绝望。在这里你不得不佩服普希金真是写诗圣手！

在生活中找不到位置的奥涅金在爱情上也错过了时机，他在飞蛾扑火般的追求中没能想到，他迟到的爱情注定不能开花结果，此时此刻的达吉扬娜已不可能做别的选择。两个相互深爱的人最终竟失之交臂，这巨大的遗憾同时也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令读者掩卷长思，并在无限惋惜之余试图去窥探历史和心灵的奥秘。维纳斯不正因为断臂而更令人神往么？

诗和小说这两种不同文学体裁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奥涅金》总的艺术特色。

5

作为一部诗，《奥涅金》有浓郁的抒情性，作者本人的形象贯彻始终。小说中有大量“抒情插话”。作者在这些插话里或议论人情世态，或进行文学论争，或抒发自己的胸怀。创作《奥涅金》的八年间，普希金经历了南方流放、幽居北方农村和重返尼古拉反动统治下的彼得堡这三个不同的时期，他对社会、人生、历史和文学的认识也有发展变化，这都在“插话”中流露出来。这些“插话”是在故事进行中自然引入的，稍加发挥又及时打住，从不游离于情节主线之外太远（这是与拜伦《唐璜》中的“抒情插话”的不同处）。除“插话”之外，诗人的影子处处伴随他所描写的对象。他同情奥涅金的“忧郁症”，对他的缺点，过失进行善意的调侃；他毫不掩饰对达吉扬娜的赞美，为她倾洒伤心的泪水。他嘲笑乡间地主的庸俗无聊，辛辣讽刺“京城精英”中“缺之不可的蠢材笨蛋”，为风情万种的春光欣然欢快，在俄罗斯严冬特有的妩媚前陶醉。总之，作者的形象无往不在，普希金丰富的创作个性在这里充分展现。这是个向往自由、热爱生活、视野广阔、敏感多情、幽默风趣的人，一个熔古今百家之长于一炉，笔尖轻灵潇洒的诗人。卢那察尔斯基说得好：“普希金是俄罗斯

的早晨、普希金是俄罗斯的春天。”尽管小说里存留着漫漫长夜和寒冬的痛苦痕迹，但它始终洋溢着明媚的阳光和青春的清新。

作为长篇小说，《奥涅金》描绘了极其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俄国城乡四季的景色，各阶层的日常生活，国家的经济、文化状况，都在小说中得到真实、生动的反映。从彼得堡剧院里轻灵飘逸的芭蕾舞到乡村地主家只听见一片咀嚼声的生日家宴；从莫斯科贵族俱乐部里“推销未婚妻的大集市”到乡村教堂中十二岁农奴姑娘含泪的婚礼；从地主花园里采果实时被迫唱歌的农奴姑娘到严冬时在剧场外一面拍手取暖，一面骂老爷的马车夫；从关于“古典主义”、“哀歌”的争论到关于刈草、酿酒和狗舍的家常话；从京城清晨来去匆匆的送牛奶女工到在初雪后满心欢喜赶雪橇上路的农夫；彼得堡名酒家里的斯特拉斯堡馅饼和乡村饭铺里陡然刺激食欲的菜单；香槟酒、决斗和玛祖卡舞，占卦、解梦书和民间童话；进口的巴黎化妆品、英国服装和出口的木材、腌猪油；贵族青年书房里的拿破仑半身像和乡村闺秀枕边的理查逊小说；卢梭、亚当·斯密、拜伦和拉辛，冯维辛·希什科夫和《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所有这一切综合在一起，提供了俄国在一个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风貌和心智生活的一面镜子。正因为如此，别林斯基称《奥涅金》是“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

小说各章除两封信和一首民歌外，皆由独特的“奥涅金式诗节”组成。这种诗节每节十四行，用四音步的抑扬格写成。押韵的规则是：第一个四行交叉韵：ABAB；第二个四行叠韵：CCDD；第三个四行环韵：EFFE；最后两行又是叠韵：GG。这最后两行叠韵有助于加强诗节结束（极少数例外）的印象，赋予每一小节有相对的独立性，便于在下一小节自由转换话题。这种结构既保持全书形式上的统一，又在内容上丰富多彩，生动活泼。

在严整的格律诗里描绘广阔的时代风貌，写出有深刻内涵的人物，同时展现自己丰富的个性，必然要求普希金在语言运用上有极大的创造性和灵活性。他在小说里把书面语、口语和民间语言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根本上革新了文学语言，为俄国文学此后的繁荣创造了有决定意义的条件。《奥涅金》的语言既有诗的凝练和含蓄，又有散文的流畅和朴素。整个小说读来如无拘无束、不加修饰、从容

不迫的谈话，但又抑扬顿挫，富于节奏，而且不时妙趣横生，令人玩味。写人则三言两语，形神兼备/如连斯基的“永远激昂慷慨的言谈/和长披及肩的乌黑发卷”，写物也往往由物及人，发人联想（如达吉扬娜在奥涅金读过的书上发现的指甲印和问号）。几个巧妙的比喻能大大丰富描写对象的内涵（如用“散文与诗”，“冰块和火焰”来形容奥涅金和连斯基的性格差异），一句话写出一大段生动的故事（如莫斯科贵族俱乐部会堂里的匆匆而至的度假的骠骑兵，“他们风风光光地亮相，制造热闹，/出风头，弄到手，又飞快溜掉。”），令人惊叹。

一方面是非常严谨的格律，另一方面又读起来如行云流水般流畅，《奥涅金》的这个特点对翻译者们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我国现有的译者对“奥涅金式诗节”的处理不尽相同。有的严格保留“奥涅金式诗节”的格律，有的则另起炉灶，采取另一种格律，或是比较随意。中国新诗应以什么原则建立自己的格律，至今诗人们和学者们似乎还没有一致的意见，我自己更不敢贸然尝试去建立一种新格律诗。我现在大体保留了“奥涅金式诗节”的形式，说大体上是只采取了ABABCCDDEFEGG的韵式，而每行内的音步，或曰顿（原文是四音步，八至十个音节）则比较随意。我的想法是：如果有了韵脚，就能在每一行的末尾造成小小的停顿，产生一定的节奏感；有了这个节奏感，我把自己的努力主要放在意义的忠实和语调的流畅上。这当然不是理想的境界，但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只能愧对普希金了。

在现有的中译本中我比较认真地读过王智量先生、王士燮先生、丁鲁先生的译本。他们的译本都各有长处，如王智量先生的严谨，王士燮先生一些精彩的自由发挥，丁鲁先生在诗的格律上的刻意追求。如果我的译本有什么长处，也是在他们这些先行者已有的基础上取得的。

《叶夫根尼·奥涅金》是一座高峰，我远远没能攀登到峰顶。我相信，还会有，而且也应当有后来人继续攀登。为了普希金，这是值得的。

一九九八年四月于北京

第一章

急于生活，忙于感受。

维亚泽姆斯基公爵^①

1

“我最老实规矩的叔叔
这回可真是病得不轻，
更好的办法他也想不出，
让人家对他这样恭敬。
别人不妨学学他的榜样，
可是，老天在上，守着张病床，
日日夜夜，寸步不离，
实在是无聊得可以。
用这种心计也真够卑鄙：
逗个半死不活的人开心，
帮他把枕头摆正抚平，
喂药时装出满面悲戚，
唉声叹气，心里却自言自语：
什么时候鬼才把你抓去！”

^① 彼·安·维亚泽姆斯基（1792—1878）：俄国诗人，普希金的朋友。这行题诗出自他的抒情诗《初雪》。

2

年轻的浪子这样想道，
他正乘着驿车，扬起滚滚灰尘；
靠着全能的宙斯的关照，
他是他所有亲属的继承人。
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的朋友，^①
请让我不用开场白，立刻就
推出我小说里的主人公，
让你们认识一下他的面孔。
奥涅金，是我的一位好相知，
他生在涅瓦河畔，可能
读者诸君也是在那里诞生，
或者曾在那里风光一时，
我也在那里度过欢乐的时光，
可惜北方有害于我的健康。^{②(1)}

3

他父亲公务上出类拔萃，
过日子却全靠借债；
大舞会每年要举办三回，
到头来荡尽了所有家财。

① “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的朋友”：指读者，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分别是普希金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的男女主人公，普希金这部长诗开始享誉俄国文坛。

② 凡加（）的注都是普希金本人所作的注释，放在诗体小说全文的最后，不加（）的注如1，2……等等，是译者注，附在每页下面。此处“可惜北方有害于我的健康”一句略含讥讽，暗示自己此时被流放在南俄。